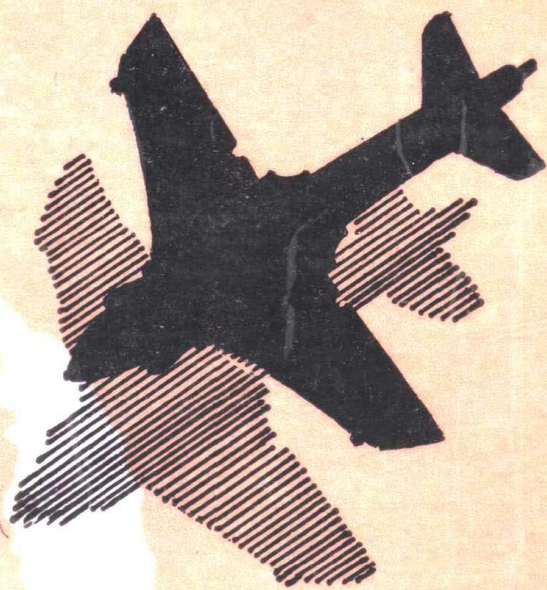


# 迷惘的入侵者

[美] 史蒂芬·孔茨 著  
沈师光 译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 迷惘的入侵者



◎ 迷惘的入侵者 · 卷一 · 第  
一四九期



◎ 迷惘的入侵者 · 卷一 · 第  
一四九期

# 迷惘的入侵者

〔美〕史蒂芬·孔茨 著

沈师光 译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8年·北京

FLIGHT OF THE INTRUDER

by Stephen Coonts

---

根据美国海军协会出版社1986年版译

迷惘的人侵者

〔美〕史蒂芬·孔茨 著

沈师光 译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 13印张 285千字

统一书号：10345·028 定价：8.10元

ISBN 7-80049-093-3/1·12

## 译者的话

史蒂芬·孔茨1971—1973年美国对越战争期间在美国海军航空部队服役，并奉命在航空母舰“企业号”上驾驶A-6轰炸机多次轰炸越南，而越南的防空系统也经常给他们以迎头痛击。本书通过主人公杰克·格拉夫顿的经历，对这场现代化空战作了细致的描绘。书中既有惊心动魄的场面，也有复杂的心理描写，其彷徨之情足以代表当时多数美国人对这场战争的看法。空战是残酷的、无情的，常叫这些航空人员胆颤心惊，甚至有人吓破了胆而要求调动工作。这些飞行员常常奉命轰炸微不足道的目标，也同样造成机毁人亡。这不能不叫杰克陷入深思之中，他既对这场战争及其政府的政策感到怀疑，同时又感到内疚。这种死亡应由谁负责？死得有价值吗？在这种不断反省的心理状态下，他却决定依靠自己单枪匹马的行动来摧毁敌人的有生力量，为战友复仇，及早结束这场战争。这正是杰克·格拉夫顿的悲剧性所在。

书中对这些军人在舰艇入港休整期间的所作所为也作了一些描写。他们花天酒地，寻花问柳，染一身性病，这从另一侧面反映了这些人的心灵的空虚。

本书实际是作者的亲身经历，所以素材真实，描写也比较生动，非局外人所能为之。

# 1

右舷的船首弹射台<sup>①</sup>启动了，A-6A轰炸机沿着飞行甲板怒吼着加快了速度，怒吼声湮没了这艘航空母舰，在夜色的海面上迴荡。飞机的两翼插入天空，开始腾升，钻进黑暗中。15秒钟后，轰炸机被低垂的云层所吞噬。

只几分钟工夫，向上爬升的轰炸机已钻出云层上端。飞行员杰克·格拉夫顿中尉不去看仪表盘，却仔细观察起天空中的星星来。一片朦胧的月光照亮下面的云层。“瞧今晚的星星，摩格<sup>②</sup>。”

摩根·麦克弗森少尉，这位轰炸领航员，就坐在飞行员右侧，他的脸紧贴在黑罩上，这是保护雷达荧屏免受不相干光线干扰的罩子。他坐直了，瞥了一下天空。“是呀，”回答了一声，调整了一下显示器罩，又干起了那没完没了的杂活，务使雷达扫描达到最佳状态。他检查了一下一百英里外的北越海岸线。“我校正好了，现在正转到有关的海岸目标。”他按了一下计算机上的一个按钮，飞行员面前的可视显示器上的雷达位置测定针往旁边移动了1/4英寸，这就给飞行员指出了航行的方向，就是轰炸机所要飞越的北越海岸目标。

格拉夫顿根据航行指令把飞机转动了几度，然后说道：

---

① 航空母舰甲板上弹射飞机的装置。——译者注

② 摩根的昵称。——译者注

“你是不是还想个没完，可能由于过分埋头工作使你感到单调乏味？”

摩根·麦克弗森接着雷达罩把自己往后一推，往头顶上的星星看看，说道：“它们还在上面，我们还在底下，我们再检查一下电子对抗吧。”

“问题是，你太不实际了。”格拉夫顿说完后就去看电子对抗盘。两人一起在这台装备上测试，校准了电子对抗的运转。两双眼睛观察着各自指示器上的灯，两双耳朵都听到了各自的信号声。电子对抗装置探测到敌人雷达电磁波，确定了它们发射的位置。早已输入辨别危险性程序的电子对抗，在它一收到雷达信号时，就会向敌人雷达操纵员传播出虚假的图象。两个人对所有的运转正常情况表示满意，接着就调整一下电子对抗的音量，使得它既能在耳机里听到，又不至于淹没机内通话系统的声音。他们就是以此或通过无线电交谈的。

现在两个人都默不作声，都各自听着越共的雷达在扫描时发出的间歇性的低沉声。各种类型的雷达都各有其独特的音调：低沉的嘟嘟声是探测天空的搜索雷达；高尖的声音是寻找目标的火控雷达；恐怖的假声是引导武器的导弹自动控制雷达。

他们飞至离北越海岸50英里的地方，杰克·格拉夫顿把机头放低4度，于是A-6轰炸机就开始其长距离的下降飞行。等到杰克把飞机持平之后，就把将他绑在弹射座椅上的安全带拉拉松，舒一口气，然后又象一个骑马的牛仔拉紧马肚带那样，把安全带拉紧到最舒适的程度。做完这事后，他才叫摩根核对那张作战清单。

麦克弗森并不是想起什么就胡乱说一气，而是把膝上图

夹卡片上的每一项都大声读出来。两人一起逐个检查相应的开关或者按钮。检查到清单上的最后一项时，杰克把飞机外的灯关掉，转动起敌我识别器准备着。敌我识别器发出的电子能，使美国雷达操纵员得以看到作为密码反射脉冲的飞机，从而随时都能识别出是敌人还是朋友。格拉夫顿并不想把自己的飞机作为密码，或非密码的反射脉冲出现在北越雷达荧屏上。他希望不被人发现，就只有把飞机贴近地面飞行<sup>①</sup>，这样从他飞机上反射出来的雷达回波就会同地面反射信号混合在一起。

杰克调整一下无线电话筒，声音保密器嘟嘟响了起来，这才对着话筒说：“魔鬼505断开敌我识别器。3分钟内沿岸飞行。”“魔鬼”就是这架A-6飞机的无线电呼号。

“明白，505。”空中指挥官回答，他驾驶一架E-2霍奇机盘旋在东京湾上空。E-2霍奇机是一种装着双联涡轮螺旋桨发动机的飞机。机身顶上还装着一个雷达抛物面反射体。这架霍奇机也是从航空母舰上发射起飞的。

A-6轰炸机继续作搜索飞行。在黑暗和大地本身的掩护下，它躲过了敌人的电子侦察。杰克尽其技术之所能和胆量，把飞机飞得很低，真是非常低哩。

他最后一次瞥了一眼遥远的星星。现在的飞行速度是450海里，这只飞鸟正陷入一片云海中。杰克感到自己的肾上腺开始在抽搐。他注意到气压高度表不转了，又急忙瞥了一下雷达高度表，表上的数据是从机身腹部的小雷达推算出来的，它的指示数也一直往下降，并测出飞机与地面或海面的距离。他真想关掉这只表，因为他知道它的发射物是会被

---

① 这正是西德青年鲁斯特飞抵莫斯科红场的办法。——译者注



敌人侦察到的，可是他又需要这只表。气压高度表告诉他现在的海拔高度，但是今夜他但愿能知道他究竟离地面多少距离。在他飞越5000英尺的时候，雷达高度表开始运行了，同气压高度表上的读数完全一致，正是飞越海面时应有的高度。杰克深深地舒口气，强迫自己放松一下。

在飞机下降到2000英尺以下的时候，杰克把驾驶杆往后一扳，降低了下降的速度。接着又用左手把油门推到高空巡航功率的位置上。飞行速度稳定在420海里上，这是格拉夫顿最喜欢在树梢顶上飞行的速度了。A-6在这种速度下飞行得非常平稳，尽管拖着一大堆笨重的炸弹。在它飞越敌炮手的头顶时，这种速度快得使他们来不及跟踪。他们即使有幸发现在夜空中有一个黑点掠过也毫无办法。

杰克·格拉夫顿把飞机飞至离海面400英尺的时候，他的心不禁呼呼跳起来。现在他们已经飞到云层底下，完全在黑暗中飞行。在茫茫的海天云间连一丁点亮光都看不见。只有仪表上发出不至于损害飞行员夜间视力的朦胧红光，才证实座舱外还有一个天地。杰克凝视着外面一片黑暗，想在这漆黑的夜里找到标志着越南海岸线的一条白色沙滩带。不，还没有到，他跟自己说，顿时感到满头满脸汗如雨下，有的汗甚至流到眼睛里去。他使劲摇摇头，片刻也不敢把酸痛的眼睛离开他面前那黑盘上安着红灯的仪表。茫茫的大海就在底下，只要他对下降的速度稍有疏忽，大海就在那儿等着把他这个飞行员吞噬掉。

就在那儿……左边……海滩。灰白色的海滩映入他的眼帘。放松……放松，集中精力。白色在他们飞机底下闪闪发光。

“沿岸飞行。”杰克告诉轰炸员。

麦克弗森用左手开动仪器盘上的计秒钟，又用左脚调整一下无线电话筒。“魔鬼505，我在陆地上空<sup>①</sup>。魔鬼505在陆地上空。”

一个亲切的美国音回答：“505，黑鹰。明白在陆地上空。好猎手。”接下来就没有声音了。一会儿之后，当魔鬼505到达海岸边时，就该呼叫“在海洋上空<sup>③</sup>”的暗语了。格拉夫顿和麦克弗森都知道，现在他们完全要靠自己了，因为没有敌我识别器的帮助，霍奇机的雷达无法区别什么是A-6的图象，什么是地面的回波。

杰克看到月光朦朦胧胧地映出一片稻田，这暗示着要阴转晴了。他想，天气预报真是很正确。他的眼角又看到一些闪光，底下一片黑暗中的间歇性的闪光。

“小型武器的射击，摩格。”

“就是嘛，小杰奇<sup>④</sup>。”轰炸员的眼睛始终盯着雷达显示器，头连抬也不抬。他的左手转着雷达十字标线，右手在调准雷达。“这架计算机真是太棒了，不过有点儿……”他在机内通话装置上小声咕哝着。

杰克努力不去看那枪击的闪光。北越的每一个孩子和每一个农民都有一支来福枪，显然他们一听到有飞机的声音就胡乱地向天空开枪射击以此来消磨夜晚的时间。他们从来也不看准目标，只是希望在天空中某一处，一颗子弹会凑巧碰上一架美国的军用飞机。杰克想，真是伟大的士气鼓动者，

---

① 我在陆地上空空中截击、密切空中支援和密切空中封锁等的暗语。——译者注

② “黑鹰”是B-2霍奇机的无线电呼号。——译者注

③ 我在海洋上空空中截击、近距离空中支援和空中封锁等的暗语。——译者注

④ 杰克的昵称。——译者注

这就使每一个公民都觉得自己也回击了敌人。杰克又看到手提机关枪发射时那种一闪一闪的亮光。这些小型武器从来都不发射曳光弹，省得这种致人于死地的流弹撒得到处都是，又什么也打不着。

斑斑点点的月光穿过前面的云层。杰克把飞机下降到300英尺，凭着这点月光才不至于栽到地面上。目视飞行要比依赖仪器飞行舒服多了。看得见外面的东西，他可以凭本能飞行，依赖仪器，他还得去摆弄它，可麻烦了。

他们飞到右边，下面的高射炮开始射击。曳光弹在黑暗中缓慢地燃烧着。火控雷达发出的啾啾声在他耳边响了一会儿，然后就无声无息了。

在他们前面有一排高射炮射上来。“天哪，摩格，”杰克轻轻地对轰炸员说。在一片曳光弹幕中，他找了一个空档，把机翼一斜，飞机就转过弯去了。麦克弗森头也没抬，还盯着他的雷达显示器看。高射炮火力在他们背后渐渐稀疏之后，杰克问道：“你搞到河流的曲线没有？”

“嗨，刚搞到。再有3分钟就到了。”麦克弗森伸出左手打开武器总开关。他再一次检查了武器盘上每一个开关的位置。12枚500磅的炸弹现在准备投下去了。“你投起弹来，倒是方便。”他跟杰克说，他指的是驾驶杆上那个红色按钮，飞行员只要按一下这个按钮就行了。

一而再地，猛烈的高射炮弹象火山爆发似地喷射上来。本来它们是向着魔鬼505方向射来的，现在好象改道转到他们背后去了。这大概是飞机的每秒700英尺速度所造成的光幻视。杰克不去理会这些射击是从后面来还是横里来，他只集中精力把飞机飞过前面一串曳光弹。他甚至也不再去注意步枪和机关枪射出的闪光，这地狱的火舌。

无线电有个声音在喊：“魔鬼508在陆地上空，在陆地上空。”

杰克想，那是科博伊。科博伊就是海军少校厄尔·帕克，他是另一架A-6轰炸机的飞行员，就在杰克他们后面起飞的。同杰克和麦克弗森一样，科博伊和他的轰炸员带着一飞机炸弹，现在正飞往他们的轰炸目标，这个目标简直是不值得任何人去为之送死的。杰克就这么一边想着一边在曳光弹中迂回着深入到北越领空。

“离转弯地方两英里。”轰炸员提醒杰克。

他们耳边响起一种莫名其妙的啾啾声。离开杰克的脸两英尺的仪器盘上，标明“导弹”的红灯在闪烁着。这一次麦克弗森抬起了头。两个人一起观察着天空。躲避地对空导弹的最好办法就是用眼睛盯住它，然后设法制胜它。

“地对空导弹！正前方偏右30度！”杰克这时直想小便，只好把它憋回去。他用食指按右边油门上的释放干扰物的按钮，两个人看着白色的火箭排气流喷出来。每按一下就排出一小塑料袋到空间的滑流中去，在空间它就分散成一片金属纤维，这就是干扰物，它会模仿雷达能量，在敌人的雷达荧屏上形成一个假的目标。杰克小心翼翼地把驾驶杆往前一推，飞机顿时下降到离地面200英尺的高度。他飞快地连接了4次释放干扰物的按钮。

导弹的红灯不再闪烁了，耳机里如死一般地清静。

“导弹的导航大概到此结束了。”麦克弗森的声调显得很轻松。“好家伙，现在我们可有得玩儿了。”他又干巴巴地说了这么一句。克拉夫顿没作声。他们几乎擦着稻田。这位轰炸员看着在几千里上空的导弹以3倍于光速的速度风驰电掣地飞奔，然后又回过头来注视着雷达荧屏。

“往左转。”他对杰克说。

杰克把左翼放低，轻轻地扳回驾驶杆。他让飞机往上爬到300英尺。月光照亮了底下的河流。“看见目标了吗？”

“等一等，伙计。”大家都不作声。“稳住。”杰克把双翼放平。“我看到目标了。我看到了。我准备袭击了。”轰炸员轻轻按了一个开关，计算机立即算出一个袭击答案，在可视显示器的边边上一个小红灯亮出“袭击”两个字，计算机所显示的越来越复杂了。上面出现的符号表明把炸弹投下之前还有多少时间、还表明目标的位置、航差角度，和到达投弹点的驾驶方向等等。

杰克把油门往前推到停车位置，然后把飞机升到500英尺的高度。一般用途的马克82炸弹至少要在500英尺以上的高度投下，才能适当地打开引信的保险。这些引信都装有旋翼，炸弹投下时，旋翼才张开从而延缓爆炸的时间，这个延缓的时间足够让飞机逃离免遭流弹击伤。

飞行速度表上的指针在480海里处抖动着，驾驶杆在杰克手里非常灵活，只要稍稍动一动，表上指针马上就会跳动。杰克的注意力需分别放在按仪表飞行的技巧上、计算机上导航的符号和偶而放射出来的黄色和红色的曳光弹等等。他自感异乎寻常的精神抖擞而又有绝对的控制力。对周围的一切他都能一目了然：每一根指针，每一个仪表，夜间的每一颗流星。他的眼角甚至还能看到麦克弗森在转着跟踪雷达。

“舵面锁<sup>①</sup>。”轰炸员注意到跟踪雷达荧屏上的指示，就向飞行员报告，还装出很惊异的样子。这该死的跟踪常常也有失误的时候。麦克弗森盯着雷达荧屏看，他的整个世界也

---

① 这些都是飞行术语。——译者注

就是一闪一闪的绿光。“太精彩了，我们马上就要打中他们了。”

杰克觉得自己也有此感觉。跟踪雷达截获了目标，计算机就提供了最精确的方位角和射角的信息。

在这1972年10月的一个夜晚，魔鬼505向目标靠拢，一个“可疑的卡车停车场”，这是指一份地图上用铅笔画着三角的地方，不知什么人选上这个目标，认为北越可能在这个地方的树底下停放了一些卡车，使空中照相无法侦察到。不管它有没有卡车，反正这个目标只是森林中的一块地方。

对杰克·格拉夫顿来说，现在满脑子只有轰炸航路这件事。他的生活好象都浓缩在这一刹那，既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所有的事情都有赖于他出色的飞行技术，把魔鬼505飞到空间的准确位置，在这里计算机就会向目标投放炸弹，恰好中的。

飞行速度达到490海里时，可视显示器上的指示标无情地往底部移动。指示标一不见，500磅的炸弹就已经从炸弹架上投下去了。两个人都感到一阵颠簸，这提醒他们是他们扣了扳机。最后一枚炸弹投下去之后，袭击灯就灭了，这个时候，格拉夫顿才把飞机往左倾斜，瞥了一下外面。曳光弹和枪炮口发射时的闪光装饰了夜空。他把飞机转过弯来的时候对轰炸员说：“向后看。”

摩根·麦克弗森从杰克的左肩望出去，往目标的方向看，黑暗中只是一片模糊。他看到炸弹的爆炸，死一样惨白的闪光，2/3秒的时间就爆炸了12枚。杰克从后视镜中看到了爆炸的情况，现在他已经把飞机转过弯来往东飞去。卸掉了500磅炸弹的重负，两个引擎把飞机往前推动得越来越快，每小时达到500海里，几乎近600海里的速度。

“准备火箭，摩格。”

轰炸员重新按下武器按钮，好让飞行员亲手掷下4个弹束，这些弹束至今还挂在机翼底下哩。“你急着投弹，是不是？”他跟格拉夫顿说，然后又重新把脸凑近显示器罩，观察前面的地形。

格拉夫顿把所有引擎的油门都开足，往黑暗中仔细观察寻找，看看有没有高射炮目标，好让他用那些准备好的火箭予以摧毁。这个目标应该是相当贴近他的航迹，而又是向一侧射击的，他才能安全地靠近它。他把这一部分任务称为“致命的响尾蛇”。

在底下某处，有一个北越的农民听到飞机的吼声逼近，起初只是一点声音，接着就越来越响。当声音达到最响音阶时，他就扛起一挺古老的步枪，以45度的角度瞄准这架轰炸机，在夜色中扣响了扳机。

子弹在飞机右边的座舱盖有机玻璃的角角上打了一个小洞，穿透了摩根·麦克弗森的氧气面罩，错过了颞骨，打着了喉结，把颈动脉划了一个口，又穿过他的脖子，无力地掉在飞行员的弹射座椅旁边。摩根本能地用右脚插上发话器，并捏紧脖子呕吐了。

杰克·格拉夫顿看着轰炸员，血从麦克弗森的手指中间喷射出来，在座舱红色的灯光下，血显得是黑色的。

“摩格？”

麦克弗森又呕吐起来。他的眼珠凸出来盯着飞行员看，皱了一把眉头，吐出来的都是血。他发出咯咯的声音叫：“杰克，”并对着话筒不断地咳嗽。

杰克的眼光从麦克弗森身上转移开去核看仪器盘时，心中充满怒火想着：会发生什么事呢？他不期然地把驾驶杆往

后一扳，飞机就上了这个三角洲高原700英尺的位置，把自己暴露在敌人雷达荧屏的范围之内。他又把驾驶杆往前一推，说道，“别作声，摩格，我马上把你送回家。”他把飞机稳定在300英尺高度，又把自己隐匿在地物回波中。

耶稣呀，耶稣基督呀！一定有什么东西打着座舱盖了，一块高射炮的榴霰弹片或者一片流弹。

一个轻声细语在他耳边响起：“杰克……”麦克弗森的手抓住杰克的胳膊，然后松开。他再次举起手抓住杰克，这一次显得更为虚弱。摩根往前倒了下去，头倒在指示器罩上。他的救生衣前面是一滩血。杰克用左手握着驾驶杆，右手挣扎着去解开麦克弗森的氧气面罩。血从橡皮帽里溅了出来。麦克弗森的手抓过杰克的飞行衣袖子的地方，呈出一些黑色的污点。

一连串的枪声夹杂着桔色的曳光弹在他上方漂浮着：37毫米的。他们一般总是向右侧面射击，于是杰克·格拉夫顿把飞机稍稍转一下直向枪声的上空飞去。他还让飞机慢慢地往上爬，机头下枪声消失了，他才愤怒地拨动投弹杆，咚，咚，咚，火箭以2/3秒的速度投了下去。

“这就够你受的，你奶奶的！”他在面罩里怒吼着，声音带有一种歇斯底里的味道。

他又看了看麦克弗森，后者的手就这么吊挂在座舱的地板上，他的喉管还在喷出血来。

杰克一只手握着驾驶杆，一只手把轰炸员扶直，他用手指尖摸着，看看伤在什么地方。可是戴着飞行手套没有感觉，于是他用左手把手套摘了，用光着的手摸头，应该找到子弹洞了吧，可是还是找不到。

他看了看仪器盘，慌忙了起来。他知道一点时间即将



他自己与麦克弗森于死地。飞机是不会自己飞行的，底下是死亡。他抬起飞机左翼，把机头向上翘，飞回到500英尺的高空，然后再去照料这位伤员。在麦克弗森脖子上他又摸到了滑腻的，还在流淌着的血。既然找到了伤口，他就把手指掐住它，然后又回过头来驾驶飞机。太高了，前面是高射炮。他把飞机调整好，把左手从驾驶杆上抽出来猛地一推油门。但是它们已经难以制止停机了。他感到麦克弗森脖子上的血流明显减少了。他一面同飞机搏斗，一面感到欢欣鼓舞，也许手指的压力还是有效的。但是这种快慰之情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他怎样才能在目前情况下飞回舰艇去呢？

他的头又转过来看看身旁失去知觉的伙伴，后者对飞机的每一下颠簸的反应都是呆滞的。杰克的手指在伤口上压得更紧了，由于这种不自然的位置和用力，他的手都痛了。他想起他可以用热线通话器同轰炸员说话，这就不必每次都要按内部通讯系统的按钮。他用左手暂时把驾驶杆弹在“开动”的位置上。“喂，摩根”，他说些鼓舞的话。“你就安静呆在那儿吧，伙伴。你会好起来的。我会送你回去的。要有信心，摩根。”

他的手指现在什么感觉也没有了，没有脉搏的跳动，也没有血流流过。他勉强把手挪开在大腿上擦了擦，然后再去抓驾驶杆。他找到无线电播送按钮，等到保密器嘟嘟响了，他喊道：“黑鹰，魔鬼505，等你回答。”

“魔鬼505，我是黑鹰，请讲话。”

“我的轰炸员被打中了。这是紧急情况。我要求在我降落时，甲板上做好回收的准备。再说一遍，我的轰炸员中弹了。”他的声音有力而平静，这使他自己都很吃惊，因为他实在是心急火燎，完全不能控制自己。